

论《长春真人西游记》在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汉语文学中的价值

宋晓云

内容提要: 本文以蒙元时期道教全真派信徒李志常的散文作品《长春真人西游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在丝绸之路汉语文学中价值、艺术特点等问题,认为此书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吟诗作词活动、注重生活细节及丝路沿线身份、阶层各不同的人们迎候丘处机的态度等方面的描写,塑造了一位西行传道的道教宗师的生动形象;其成就之二则体现在对元代早期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生活习俗、多样民族文化与变换的自然风光所作的家常般的亲切描写;而诗文合璧的艺术形式、极具文人化的典雅文笔与生活化的写人记事、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等则显现出此书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长春真人西游记》 丝绸之路文学 丘处机 李志常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12) 01—0119—07

—

公元1219年,年已古稀的道教全真派宗师丘处机带领十八名弟子,由山东莱州昊天观出发前往西域觐见成吉思汗,回返内地后,住居燕京太极观直至1227年去世。《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由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1193~1256年)于1228年~1230年之间编著而成,全面记述了丘处机西行、东返、入住燕京太极观、去世,乃至会葬期间的诸多情事,“掇其所历而为之记。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①在刻画全真宗师丘处机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当时丝路沿线多样的社会文化生活。王国维称它“文约事尽,求之外典,惟释家《慈恩传》可与抗衡,三洞之中,未尝有是作也”。^②它是元代丝绸之路汉语文学中的重要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元代丝绸之路汉语文学中道教作家关于丝绸之路游记的开山之作。

此书的价值颇多,就其文学层面而言,值得关注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它将一位道教领袖的形象永远地嵌入在了丝绸之路文学史上,从而使得作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文明交汇孔道的丝绸之路,被深刻烙上了道教的印记;二是它充分展现了元代丝绸之路沿线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变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重丝路异于内地的自然风光而轻其社会生活的做法;三是它以亲历者的体验、心怀,生动而有序地将变化着的丝路地理空间中丰富的“物色”呈现出来,使人能够享受到有层次的丝路景观。

①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②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十三),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9页。

二

《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之一，就是塑造了丘处机这位“所至辄徜徉容与，以乐山水之胜，赋诗谈笑，视死生若寒暑”^①栩栩如生的道教宗师形象。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众多：中原的普通道众、镇海城的汉人工匠、燕京的高级官员、西域的回纥国王、漠北的牧人、西域的农人等皆是书中人物图谱的组成部分。而在全书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丘处机则一直占据着群像的中心位置，是贯穿《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李志常调动文学手段，多方面、多角度地刻画丘处机的形象。

第一，在优雅的吟诗作词活动中塑造丘处机的形象。丘处机在丝绸之路沿线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这既是他用以遣怀释忧的有效方式，也是教育弟子的常见手段，还是他联络一些上层官员的风雅途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但详细地记述了丘处机创作诗歌的具体环境、起因，而且还忠实地记录下了他的这些作品，实际上为它们的保存与流传起着良好的作用。书中随处可见“师答云”、“以诗寄”、“以诗记其行”、“出诗一篇”等字样。如，燕京宣抚使王楫送了丘处机一首诗，他当即“答云‘旌旗猎猎马萧萧，北望燕山渡石桥。……’”^②；在河中府城外游览时，丘处机“出诗一篇‘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③，《长春真人西游记》通过诸多实时即事的赋诗作词活动的描写，在传达后学弟子对于丘处机无限爱重之情的同时，又正面突出了丘处机的文学修养，为进一步丰富、立体化丘处机的形象作不动声色的铺垫。另一方面，该书为后人稽考丘处机的相关作品提供了可靠的门径，由此甚至可以说它是丘处机文集的一个衍生种。

元代的道教全真派弟子中，不少人文学修养颇高。个中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因素。一是道教全真派在开创之时，即留下了一个重视以诗词弘道的传统。其创立者王喆，不但惯以诗词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悟道之获，更是有意识地借助诗词作品宣传道义。他有自己的文集《重阳全真集》，内有一千多首诗词作品。他的表率之功，深刻地影响着全真派后学，其嫡传弟子马钰、丘处机、王处一等人纷纷仿效他，在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学才能的同时，亦口占手书不断，分别有《洞玄金玉集》、《磻溪集》、《云光集》等传世。其次，全真派创立、发展之初，适逢宋、金、蒙元不同政权鼎力相争之际，不少文学修养很高的习儒者因迫于生存而投入全真门下，元人郑元佑在其著作《遂昌山樵杂录》中就指出过“宋亡，故官及中贵往往为道士”，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全真弟子的文学功底。三是一些全真弟子本身就出自业儒之家，由儒而入道，其中尹志平、李志常就皆属此种情况。《清河真人北游语录》中，尹志平曾自述身世，“吾家本沧州大族，宋时游宦东莱，因而家焉。一母三生九子，皆读书登进士第，仕至刺史者盖七人，而今碑刻具存，及大定家法尚有未坠者。”^④并回忆少时所读之书，为《孝经》、《论语》类的儒家经典。四是全真派从其创立时，就倡导圆融儒释道三教，要求其弟子“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

① 宋濂《元史》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②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2页。

③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第60页。

④ 《道藏》第3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

经及孝经”^①，儒家那种“不学诗，无以言”的重视文学的精神必然会影他们对于文学价值的体认。传统的影响与现实的要求，使全真派徒们在苦修宗教功力的同时，往往不忘竭尽所能地从事诗文创，这当然为元代文坛带来了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数量空前的道教弟子的文学作品的出现。《长春真人西游记》便藉由一系列诗词创作活动的描写，传神地展示了丘处机这位“识字神仙”^②的形象。

第二，通过细节描写，塑造贴近世俗生活、颇具“人性”的丘处机的形象。被以“神仙”之名召往西域的丘处机，丝路沿线迥异于中原内地的饮食习俗，令其一时无法适应，但他非常机巧地来处理此类事情。

《长春真人西游记》写他们一行人到达阿鲁欢镇海城后，丘处机第一次主动向接待方提出要求“吾寿已高，以皇帝而诏叮咛，不免远行数千里方临治下。沙漠中多不喜耕耘为务。喜见此间秋稼已成。余欲于此过冬，以待舆之回，何如？”^③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文字，却实实在在显示出了丘处机“神仙”光环下的“人”的特征。这完全是一位红尘历练之后的精明的凡人的外交辞令，虽然核心是以自方的最少付出以换得最大的收获，但理由却冠冕堂皇且充足：一方面是自己寿高，一方面是皇帝亲诏叮咛，一方面是“喜见”此间“秋稼已成”，顺理成章地要求留居阿鲁欢城，以等待成吉思汗西征回来。这既不会损伤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神仙形象，又充分地顾及到了皇帝的尊严，还能够在巧妙地赞赏接待方官员牧民有道的情况下，给予对方一个向皇帝为自己争取留居权的充足理由。如此谄熟人心、了解官场的“老滑”^④之语，哪里是清高的神仙所有的？因此，丘处机形象中清冷的神仙色彩减少了，而血肉丰满的凡人人性增加了，他也由此而显得更加的可信与真实，令凡俗之人在顶礼膜拜之时不会因为觉得自己离他遥远得无法企及而心中生出无限的绝望之念。

表现丘氏这种贴近生活层面的细节描写在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们到达河中府时，太师耶律阿海作斋，“献金段十。师辞不受。遂月奉米面、盐油、果蔬等物，日益尊敬。公见师饮少，请以葡萄酒百斤作新酿。师曰‘何必酒耶？但如其数得之待宾客足矣’”，并欣然赋诗云，“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嘉蔬麦饭葡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⑤；当“仲夏炎热，就北轩风卧，夜则寝屋颠之台。六月极暑，浴池中”^⑥；在去往成吉思汗行宫的路上，看到山中产盐，他亲自和弟子们“因收二斗，随行日用”^⑦。此时的丘处机，根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如陶渊明般率性闲适，能够安然地逍遥于烟火人间。这些非常生活化的“小处”，彰显出的是丘处机既不脱离生活实际，又不为物欲所累的恬淡的修行者形象，也很好地呼应了他以实实在在“说养生之道”劝诫成吉思汗的行事法，还了其一个人间学道者的本色。同时，这也进一步体现

① 周凤梧《全辽金文》（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53页。

② 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渚山堂词话·词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78~79页。

③ 〔元〕李志常著；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9页。

④ 参见林语堂著《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对于中国人性格弱点“老滑俏皮”的批判。此处笔者不认为丘处机的做法有伤大雅，因取其积极意、至少是中性的意义而言。

⑤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60页。

⑥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75页。

⑦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80页。

出全真派“性命双修、功业并重”^①的修炼特色——对于生命、生活既无矫情的怠慢，亦无做作的讲究，一切就在自然而然中被恰当地尊重起来，而这也正是当时全真派和它的领导者能够吸引众多信徒的魅力之一。

第三，通过西行途中各色人物对丘处机的礼遇态度，从侧面塑造了丘处机的形象。在沿途迎接丘处机师徒的各种阶层、各色人群中，除了有些为官方的要求和安排外，还有不少是当地人的自发的民间行为。丘处机一行人从莱州到达燕京时，“京官士庶僧道郊迎”，“道士具威仪，长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馆师于玉虚观”^②；路过成吉思汗在后方的大宫帐时，皇后使人“日以醍醐、湶酪为供”，“汉、夏公主皆送寒具等”^③；经过远离中原的镇海城时，“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幢、华盖、香花前导”，甚至“章宗二妃曰徒单氏、曰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④。诸多场景的记述，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塑造了丘处机这位声名远播的道教宗师的形象。丘处机之所以能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其“好生止杀”的建议能一定程度上被成吉思汗接受，从而使道观在宋、金、元战火蔓延之际成为世人的避难所，从官方到民间、上层官吏到普通民众、同教人员到异教宗侣各色人等对于丘处机之尊敬中，即可窥出一斑。

蒙元早期的丝绸之路汉语散文作品，往往缺乏对人物个体形象的有力刻画，叙事者和主人公多隐藏在作品背后。读者从作品中看到的常常是地理坐标位置在地图上的不断移动，却看不到是何人在移动它。《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改此种做法，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直接以丘处机这一中心人物作为叙事的核心所在，从其言语、行动、诗词才能等方面着力地刻画他的形象，此亦弥补了同时期同类散文作品的不足。

三

《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之二，是其生动地展现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沿线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其一，它真实地记述了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社会生活习俗。如，书中对草原上婚嫁习俗的记述“四月朔，至斡臣大王帐下，冰始泮，水微萌矣。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湶助之。皂车、毡帐成列数千。”^⑤斡臣大王，是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他的封地在蒙古东北部，所属范围包括现在的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东西地区，其宫帐设在贝加尔湖的东面。李志常用简练、清新的文字，为读者描画了一幅微冷的初春时节草原上婚娶的喜庆场面：寒冰初融，水波缓动，五百里内的首领都来祝贺，并随马带来马乳相助，黑车、毡帐排列成行。这种毫不拖沓的文字记述，能够让人在想见当地民风淳朴厚道的同时，不难感知四方相助之下的婚嫁场面的热闹与喜庆。书中还真实地记载了元代丝路沿线地区人们多姿多彩的服饰习俗。《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写及了当时一些地区人们的服饰习俗：

① 张广保 《尹志平学案·总序》，齐鲁书社，2010年，第1页。

② 张广保 《尹志平学案·总序》，第12页。

③ 张广保 《尹志平学案·总序》，第35页。

④ 张广保 《尹志平学案·总序》，第38页。

⑤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8页。

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①

这里所说的“故故”冠，又有固故、故姑、罢罢、顾故、罢姑等多种叫法，是当时蒙古族已婚妇女的一种特有的帽子，往往用桦树皮制成，约有二尺高，上面大多用黑色或褐色织物覆盖着，富有的人家则用红绸。《长春真人西游记》书中记述服饰习俗所用文字最多的部分，就是对于中亚名城河中府一带居民的服饰穿戴所作的描述。^②李志常以“不喜文饰，雅好恬澹”^③的笔调，为读者描画了一个远离中土但同样有等级、有阶层、有贫富差异的中亚地区的现实社会图景。因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应该我国元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完全由道教徒撰写的、较为全面反映中亚一带社会生活状况的散文著作。

其二，它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多样的民族文化。《长春真人西游记》多处地方反映了此种多民族杂居共生、聚居并存的社会、生活状况。如丘处机一行路过回纥境内时，“王官、土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土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④此处所说的“回纥境”，唐时属北庭都护府所管辖，历史上受到过中原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西域回纥人、中原乐人，佛教僧人、道教道士，都在此安然地生活着。这也正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长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共生共存的必然结果。

与回纥境情形相比，中亚的河中府，更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汇聚地，“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⑤。当时管理河中府的最高长官为契丹人耶律阿海，其他各级官吏则来自回纥、蒙古等不同的族属，其境内常见回纥人、契丹人、河西人、汉人等杂居相处。《长春真人西游记》对于河中府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礼拜仪式、寺庙建筑、斋月饮食等情况有较为详实的记述，“遇冬季设斋一月。比暮，其长自刳羊为食物，……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飞檐，长阔丈余。上构虚亭，四垂瓔珞。每朝夕，其长登之，礼四方，谓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其上，丁男、女闻之，皆趋拜其下。”^⑥

《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学价值之三，在于它描绘了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多样的自然风光。李志常以富有文采的手笔，将丝路沿线各异的自然风光描绘出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既有草原风光的静美“其地朝凉而暮热，草多黄花。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也有高山的阳刚之美“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巔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同时还有沙漠、河流的流动之美“其沙细，遇风则流，状如惊涛，乍居乍散，寸草不生”，“霍阐没鞑……其河源出东南二大雪山间，色浑而流急，深数丈，势倾西北，不知其几千里。”^⑦

①（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1页。

②（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75~76页。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④（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47页。

⑤（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59页。

⑥（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77页。

⑦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锡尔河被称为“霍阐没鞑”。

无论是广袤的草原、荒远的沙漠，还是险峻的高山、湍急的大河，抑或是寂寞萧瑟的寒冬、衰草连天的清秋，既是丘处机师徒西行途中的无语见证者，更是丝路不同地理空间中人们生活的客观存在物。《长春真人西游记》以看似闲淡的对一山一水、一沙一石等景物的寥寥数语中，却隐藏着深刻的意旨：全真派者具有直面世间一切的勇气与精神，不管是怎样的异域他乡，他们皆能够安之若泰，具有理解、包容一切的阔达胸怀。真是语简而味浓，言朴而意丰，而元代丝路文学中作家普遍将异域视为家园的安顺心态，不能说与蒙元时期全真作家毫无牵连。

四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蒙元丝绸之路汉语散文中道教作家的开山之作，它在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继承了由元代早期丘处机所引领的、道人参与文学创作的风气，而且对促进这种创作风气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其艺术特点表现为：

一，诗文合璧的独特艺术表达形式。诗文合璧的艺术形式，在传统的汉语古典文学作品中，时常也可以见到，但多是在戏剧、小说类作品中，而在有关丝绸之路的游记散文中，把诗文合于一体的做法，李志常可谓首创。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合璧的诗与文本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作者之手。李志常能把自己的文与丘处机的诗合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且二者往往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印证，无论是在写景、记事，还是在表达个人情怀方面，《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与诗始终是和谐地互相共存共生，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方，整部著作的艺术效果都会受到影响。概括起来说，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中，诗与文的关系大致有两种：诗文互证与诗文互补。

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李志常的文与丘处机的诗互证的地方很多。丘处机在龙阳观度夏时，李志常本人描写龙阳观周围的景色说“观居禅房山之阳。其山多洞府，常有学道修真之士栖焉。师因挈众以游”，“其地爽垲，势倾东南，一望三百余里。观之东数里平地有涌泉，清冷可爱”^①。他以清新简洁的文字，描绘了龙阳观周围山多洞府、地势高而干爽、地平而泉水清冷的景色，随后，李志常引用了丘处机所作的两首诗歌作品：

入峡清游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莱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观道士家。松塔倒悬秋雨露，石楼斜照晚云霞。却思旧日终南地，梦断西山不见涯。

午后迎风背日行，遥山极目乱云横。万家酷暑熏肠热，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来时有信，东皋游戏俗无争（耕夫牧竖，堤阴让坐）。溪边浴罢林间坐，散发披襟畅道情。^②

诗的内容与文的内容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这种诗文互证，在是书中随处可见，如写铁门关、写河中府、写大雪山等。如果我们把李志常的文与丘处机的诗作两相参照，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丘处机诗作的背景及诗中的情感。换句话说，李文是丘诗的散文化抒写，丘诗是李文的诗意化传达。

同时，《长春真人西游记》在很多方面又可补丘处机诗词作品内容的不足。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丘处机循走于丝绸之路沿线期间，所作的诗词作品内容多涉及沿途的一些名山，金山、天山、大雪山等都是丘氏的重要吟咏对象。然而丘处机描写沿途河流的作品极少，虽然他一路行经

①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7页。

②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7页。

过的陆局河、答刺速没鞑^①、霍阐没鞑等众多著名的河流，李志常则非常清楚地记述了丘处机西行时所经过的这些河流的名称，并且不忘适时地描绘一下它们当时的情状。他写陆局河：

二十二日抵陆局河，积水成海，周数百里。风浪漂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并河南岸西行，时有野薤得食。^②

至于答刺速没鞑河，则是“水势深阔，抵西北流，从东来截断阴山”。^③李氏描写丝绸之路沿途河流的文字，与丘处机描写沿途大山的诗词作品相互补充，亦相得益彰。

二，文笔典雅，极具文人化倾向，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综观该书，其文笔典雅，结构谨严，人物言行举止切合各自的身份，叙事井然有序，写景井井有条。全书的文人化倾向非常明显。李志常很少用道人的语言来写景、叙事，书中有许多文字，写得非常清新优美，如其中记述丘处机一行人经过长松岭时的文字。

山路盘曲，西北且百余里，既而复西北，始见平地。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其水清冷可爱，声如鸣玉。峭壁之间有大葱，高三、四尺。涧上有松，高十余丈。

西山连延，上有乔松郁然。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有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④

展现出一组山河交错、峰峦迭嶂的美景，从用词到用句，明晰而雅致，显示出李志常驾驭文字的深厚功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内容非常生活化，除了偶尔记载一些瑞鹤吉兆的事情外，在反映丝绸之路沿线的地理、山川、民情习俗等方面，往往严格遵循写实主义的原则。与李志常相善的王鹗曾经称赞他说“予观其行，实平美，略无纤芥谲怪之事。”^⑤李志常将他“平美”、“无纤芥谲怪”的行事方式，带入了文学创作，使《长春真人西游记》不是以对异域奇闻的记载取胜，而是以对实际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见长。

另外，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李志常更倾向于一种含蓄内敛的抒发，他在描写事物、刻画人物时，将自己的感情融注进去，然后再将它缓缓地释放出来。即使是面临噬人的流沙之险，作者依然能够以处变不惊的语调，缓缓将所处之境铺展而出。全书没有激情喷发式的情感宣泄，只有如话家常般的娓娓叙述。

此部散文作品，跨越的地理空间阔大，注重对丝路沿线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真实描写与反映，内容丰富却不芜杂，格调开阔疏朗，话语简约典雅，体现了蒙元丝路汉语文学散文作品创作重现实，重社会，重人世的时代特征。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文洲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陆局河即为今天的克鲁伦河；答刺速没鞑为今天的伊犁河。

②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8页。

③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54页。

④ 〔元〕李志常；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5页。

⑤ 李修生《全元文》第8册，第28页。